



嘉祥縣志卷之六



明嘉祥縣知縣公安龔仲敏纂脩

清嘉祥縣知縣遼左張太昇鑒定

儒學教諭蒲臺霍希賢

全校

訓導威海呂祚蕃

邑廩膳生員董方大續纂

副榜恩貢宋延祉

全閱

增廣生員李昂鱗

序

嘉祥縣志序

無錫龔勉

明正議大夫

充以西三舍爲嘉祥嘉祥古武城卽言游所治邑也
道化翔洽風行草偃豈非絃歌鳴響振古一時哉邑
人曾皙父子先後遊洙泗而子輿最年少迨其後領
一貫之傳獨得心印則誕靈育秀厥有自矣曾氏封
邾國公配吾夫子祀嘉祥一邑洵當與闕里並重也
明興二百年來董狐于邑乘者有載有關俾覽俗採
風之士多有遺憾非典也先是顏孟有志而魯無志
志魯氏自直指羅浮姚公始檄城武張令成之考究
詳明舊章新制爛然備矣龔縣令以魯志闕新蕪之
府志脫藁而嘉祥邑載不得與二書並傳亦非典也
於是掇古標今上下數百年間首方輿次建置次食
貨祀典又次以表傳藝文而復特標魯氏父子之學
以明聖學之所由傳蓋關係道術宗旨非特備一邑
之文獻已也不佞備兵濟上適承邑乘之成受而卒
業曰都哉覽斯志也豈獨採風辨俗按圖籍而識方
宇亦且溯流窮源考世臧而明道脉矣洙泗上應奎

婁爲東壁圖書之府下拱泰嶽其一脉折而南爲尼
山顏氏禱焉以生尼父嶽峯七十有二肇七十二賢
龍門氏稱東魯於文學爲天性真知言矣吾夫子祖
述憲章融帝王之統衍爲一貫挈而授之魯氏卒也
悲當世無王取魯史筆削係王于天爲萬世正綱常
終獲麟焉今之所謂嘉祥非當時所稱獲麟地耶吾
夫子發跡尼山鳴鐸洙泗傳心子輿絕筆祥邑則斯
地也蓋萬古文獻之所萃矣不佞常遊歷其地見其
畏崔峯嶽爲山九十有九有泰嶽之象焉其俗淳龐
椎魯質而少文有洙泗之遺焉其民急于公賦耻于
私閭遵王化守繩墨有至道之雅焉雍雍然絃歌之
舊也嗚呼魯志成而人知邑之宗聖矣魯志成而人知秉
禮矣祥志成而人知邑之所以爲祥矣不佞舞象之
始誦法孔子尚友子輿思欲快覩鄒魯之墟而今乃
縱觀其地並得序其邑志豈非生平一大快哉若曰
物產之多寡科第人材之有無此腹背毛耳志中有
載而序不具論論其淵源于洙泗者如此

魯志序

金陵焦竑 翰林修撰

孔子訂六藝以垂萬世易詩書春秋皆因古人之纂述稍稍刪次之而已其自言惟論語孝經戴記爲詳孝經爲曾子而作論語成於曾子之門人戴記學庸二書表章於宋又曾子以授之子思者也由此觀之孔子之學惟曾子得其宗豈誣也哉當時三千七十字子之流聰明才辨者非少也而獨曾子之魯者得之此無異故蓋中庸等耳乃君子得之以時其中而小人得之以恣其無忌憚之爲則受之者其器異也孔子之時逆知後世之小人有自詭于中庸者矣故綢繆于仁義禮樂之文諄復于孝弟忠信之行而未嘗輒及于道至于情欲智故祓濯無餘而一以微言相授受其指掌而意寤當不難者何者其憤悱也深則入之必易磨礪也至則居之必安非曾子弘毅之器何足以當之不然道之未得而務擺落古人之形跡將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移游茫昧反易爲浮誕情縱者之所托在聰明才智者徃徃然矣此學道者非斷手以曾子爲宗不可也我朝稽古右文孔氏及顏孟之後皆被延世之賞舊矣曾氏子孫自漢都鄉

據南游豫章嘉靖初下詔訪求乃得之今並稱四氏
列于世官何其盛也三氏向有志以紀世系暨累朝
恩禮之盛曾氏獨闕裔孫博士承業請于直指姚公
力成之而問序于余余聞公侯之世必復其始矧夫
統一聖真而身繼往開來之重者乎然則曾氏之顯
融光大乃理之常而非遭逢聖世亦孰能成之夫原
本道術以載國家崇儒重道之美余之職也乃不辭
而爲之序

曾志後序

桐汭李天植

克西僉
憲

余自受書始見太史公適魯感慨低回作孔子世家
詳哉其言之也及讀群弟子列傳子輿受業數語何
寥寥至是博士家尊子長如著蔡誰復越耳目而前
乎余治兵曹濮有暇日進魯諸生而問典籍諸生曰
有關里志在余披閱而嘆曰周禮其在魯乎問顏孟
皆有志而曾志獨缺間取顏博士家錄數卷讀之亦
魯魚帝虎耳嗚呼東魯之於文學其天性也况當右
文之朝前喆輩出乃令典籍不備斌斌之謂何於是
與城武張令諮耆耇刺群籍取舊志而哀集之汰什

一益什五爲一家言以歸博士猥云補史氏之闕爲
曾氏忠臣而名山之哉抑亦俾曾氏之典籍不至湮
沒已也適直指姚公觀風東魯奮猷展采允注意典
籍焉博士因以曾志爲請直指乃召余而詰曰曾志
成何不付殺青豈以曾有功聖門在顏孟下耶余唯
唯否否直指復謂余曰昔吾夫子以孝經屬參經成
而赤虹亘天文成黃王是天以瑞應可與河圖埒今
功令所著則大學十傳耳是編也載曾子之孝大備
博士家家傳而戶誦之則經翼而傳不必衍矣且聖
天子以孝道興理銳意治平用是以備獻納待顧問
其爲益非渺小也豈直曰備曾氏典籍云乎哉

書

代曾子答弟子書

廬陵歐陽修

宋太子
太師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
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
其然乎否耶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
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
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歛也歛之者其

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于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于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歛而夫子歛之也

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萬數吾未見其可况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譽于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三乎苟有子非夫子之席而吾與足下趨進于左右必本而立負墻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

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鑑然而叩寂然而應當
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
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
尚在而設之于夫子之席吾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
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備孰與子淵夫
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群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
連夫子之道而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
一可而獨以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
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
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
果欲觀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觀
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
者以僭其稱而恃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
苟而已矣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
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
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
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
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

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
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
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
而不得見矣苟不得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
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準
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
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
如有知則子淵子路輩瞑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
諸足下其思之不宜參白

記

重修宗聖廟記

劉不息

吏科都給事中

聖賢之道與元氣相流行聖賢之澤與天地相終始
中間雖聖賢後裔亦有幸有不幸者遇也數也我國
家尊崇道德超軼前代海內郡邑春秋祀吾夫子而
配享者顏魯公思孟四大賢四大賢在魯境內相去二
百里今闕里孔顏及鄒孟氏之祠廟俱修廢舉墜而
魯廟之在嘉祥南武山者獨久廢不治顏孟之後自
宣廟以來各世襲五經博士有祭田以供時享廟戶

以供酒掃曾子之後民然無聞是不爲曾氏之一大
不幸耶肅皇帝念及四賢一體皆有大功于吾道而
曾獨無後詔所司搜訪曾氏之後可繼者於是江西
曾質粹以譜出所司覆其非實得旨授博士世襲例
給祭田廟戶俱如顏孟二氏例於是宗聖之裔得與
三賢並恩矣未幾質粹歿于幼而孤江西之派遂有
乘間冒襲其爵者適予承乏吏科質粹孫承業叩關
自籲諸寮案聞之大爲不平乃爲承業疏奏畧云質
粹猶始封之國君質粹有孫次汝國有遺襲之理合

改正如例罪其冒者命下如議令承業世世繼襲
者姑革置而曾氏之襲先出肅皇帝之特恩今出皇
上之乾斷固曾子在天之靈有以啓之予敢貪天功
爲已力然向非予之論奏則曾氏之脉不絕如綫者
幾何不爲奸宄冒奪耶予以爲曾子於此盖有奇遇
是不爲一大幸哉承業既定職還嘉祥報祀宗聖公
東郡士大夫罔不忻慰稱快然公論雖定而廟宇猶
未修時撫東省者中丞趙賢按東省者侍御錢岱墜
分守叅議查志立分巡僉事詹沂下檄所司出帑金

一撤南武山之廟而新之經始于萬曆己卯之九月
成于是年十二月於是宗聖公廟貌又得與顏孟二
廟並觀其爲魯氏之大幸又何如耶嘉祥令毛進德
以予悉魯氏顛末者請記嗟夫宗聖公不嗣蓋三十
年矣質粹承業可不謂魯氏一中興哉是廟之修與
會計者則東昌同知劉堯卿金鄉縣令楊楫城武令
王都滋陽簿韓應麒督役者則嘉祥幕夏正宗濟寧
倉曹宋之誥義官劉煥俱於魯氏有功例得書

太宰郝鑒碑記

孫綽晉著作郎

公蓋黃帝之苗裔氏族所由皆紀於祖御史大夫之
碑矣靈和誕授載有公侯至德碩量天實挺之瑯琊
王應天啓之運闡中興之道思延英賢以匡王業乃
假兗州刺史金章仍割玄鉞載飾于時羯寇凶熾群
逆焱起公奮其忠勇精貫日月信順爲甲冑大節爲
城池故能摧却凶寇全身濟功惟公德器純固休識
深弘敦尚衡門則服膺魯閔毗亮皇極則憲章元凱
篤誠簡于帝心明允著于蒞政信鍾山之圭璧歲寒
之靈木者也摛藻風雲策名帝錄肇階方尺遂隆台

岳王室未休吾何以豫興言再慨思康天步將俾皇
化歸之太素彼蒼者天曾不遐柝哲人其萎民斯攸
慕嗟爾後昆式瞻宏度

惠濟公廟記

趙衡正 東昌教授

萌山之南火西歷四堠許有地隱然若圮廓者焦城
也其西巖然淨若林黛壓諸峯而南邁者青山也山
之右脇若擁若導若拱若揖其侈然端跨于林霏曠
曖之中者惠濟公之祠也若乃叱咤風雲呼吸雨露
祛炎暘而掃魃孽甦旻焦枯而沃生意俾泉石草木山
川人物咸霑潤澤者神之威靈德惠也神應之跡其
來久矣廟左有漢建寧元年碑碑毀無考右立晉末
安頌文字剥落難辨惟宋金諸刻悉著其感通而於
神之本始所出則未詳也至前宋淳化三門記崇寧
封牒已稱崇祐廟特封寧應侯初不知起封何代也
宣和增封惠濟公牒稱古焦王予嘗攷之搜神記神
本神農氏之後封于焦其後以國爲氏地在弘農陝
縣晉末安碑陰多焦姓者雖遷徙未詳竊意山陽焦
城是其苗裔所居也嘗聞之生有聖智歿爲明神在

人則爲聰明正直之資者在神即有雨暘變化之功所以搯山谷飾洞府膏潤一方百姓至靈極變而莫可測也大德五年夏五月旱太中大夫濟寧路總管睦公使知事宋鐸請禱于神汲水半瓶負至壇次是日果大雨明年三月復不雨農艱播種公乃詣祠祈之雨遂盈尺東作遍野隴畝無隙六月中旬禾稼吐秀復苦旱即命經歷王明來祀應時雨澍歲乃有秋公曰不葺祠宇曷謝神休檄嘉祥縣達魯花赤伯岳得嘉祥尹劉懿主簿兼尉楊仲明典史王楫董其役經始于是年十二月落成于明年三月伯岳等請立石以紀其事因予居萌山素知神靈問文于予予不獲辭而記之如此

魯秋胡廟記

趙思祖濟寧路教授

縣南五十里有平山山之巔四平如掌高數丈泉其土肥可耕可稼上立神祠軒楹斗栴丹青炫燿像貌儼然如王者祠之前松栢青蔥花卉爭妍土人咸曰魯秋胡廟也西枕洛河北跨莒山林木茂美露冷風清隱映有秋胡塚世傳胡妻邵氏其族居戊戌鄉凡

歲旱邵氏齋率領田畯各荷蓑笠往祈于廟未歸中
途而大雨即至以故祈雨屢驗於是俗亦呼之爲邵
姑姑廟云蓋嘗攷列國志秋胡子魯南武城人嘗仕
于陳迄今千有餘載祠之興廢不可考也至元元年
春三月不雨赤地千里二麥焦枯主簿夏清引躬自
咎率耆老禱于神是夕乃雨禾稼遂蘇歲則大熟余
觀神之英風勁氣凜凜如生固宜其感應若斯之奇
哉雖然天者生物者也以生物之天而人呼之未必
應即應矣而亦未必速何以茲廟之祈即應應即速
噓風雲于旦夕沛雨露于呼吸非天下之至神其孰
能與于此與先是清欲立石以記不幸賫志以歿其
子興願承前志問序于予予故書此俾刻之琬琰傳
于不朽云

嘉祥尹張公去思碑

嘉祥尹張公名慶字景祥開封鉤州人也天順癸未
下車嘉祥壹意親民不市其德視夫喜功標名駭愚
震俗者有間嘗試槩舉其政蹟如春和循行東郊廣
勸桑麻禾始秀親督民朝拂曉霧以資碩粒至于商

村諸澤以秋溢雁爲巨浸則曲爲開通以成沃壤且也約婚踰時如張宜輩死喪無藉如劉剛等流移無依如張善者約數百家公皆區畫多爲之所夫是以婚喪有藉賴而逋逃獲復業大抵皆侯之賜也當其時未嘗設鈞筭也何以境內無奸民未嘗爲手中也何以左右無觸網未嘗清肺石也何以囹圄無啣寃未嘗急催科也何以廩庾無逋負未嘗借乘輿也何以周行無厲揭未嘗更壇壝也何以兩賜無愆伏則又一一皆侯之賜也若乃修葺學舍鼓舞士氣衡較蕪問難一堂項令文教改觀鄙俗更化士厲名檢民耻澆僞言子學道之治似不越此所以治行甲山東不施踵調章丘嗚呼章丘何幸哉我嘉祥安得復借一年也比行遮道涕留車柅不得前侯曰予待罪嘉祥數年于茲無德以及汝夫何流連至是未幾亦愴然悲潛然歎行下所謂壹意親民不市其德者洵不誣哉他日必有珥筆承明爲傳循良者故先爲去思記以誌云

五先生祠記

仁和鍾化民

巡按山東御史



原件短缺

P16

余奉簡書觀風齊魯按部所至凡事有關於世教者輒亟圖之時東昌事竣道經嘉祥嘉人士濟濟郊迎歸謁于公署曰吾邑奮武城也子游子羔爲宰曾子挺生子游所得者澹臺滅明曾子所友者黔婁俱產茲土而祠廟曠然焉爲泐之余曰師世範俗懿行也崇德報功盛舉也其俞所請爰檄有司卜地于萌山南麓得高廣之區背層巖而面列嶂鳩工庀材爲祠四楹甃月臺下設階墀繚以周垣闕中門扁曰五先生祠祠內序陳五賢木主爲同堂異室之制春秋如轟煜煜聲光聳熠存丹化碧扶宇甸不敝豈獨立懦廉頑哉踐土食毛悉臣悉主鞠躬奉身奚有二志若夫犄角羣起從龍逐鹿諸陵改色九廟慘阻一墮大節隕恨終古是以天子下堂諸侯抗凌用奮筆舌尊攘定傾春秋之志也洛鼎既遷盛德在火桓靈雖燼薪傳未殄委裘猶朝也况天下英雄如使君者乎許昌建業策力佐命者惜焉擇木區區捉刀人嚇天子視腐鼠忍北面事之心無肉目無瞳矣豫州未事之先溷迹賈豎然諾定交非瞋目語難比桓侯負偪強

之姿願隨鞭弭義心折耳壇壝祭告刑牲揀盟桃源
片席墟炎再振致隆中色起實與公志呼應非徒物
色勤也閱歷艱關大節愈著用操而不為操用死義
而不輕為義死即往佛盼公山遇桓司馬之智所以
權倉卒者方是時輔翊何人成旅何在箠箠斷梗一
旦身殞事去非匹夫之諒哉迨受命荊州瞞魏髯吳
憑其吞吐華夏震疊子明輩以虺蜴螫之然大業有
託矣仲尼生衰周著春秋大一統俎豆垂萬禩公當
漢末奉春秋義尊攘斷如以是終臣節生氣赫赫
于天今香火遍域中蠻夷咸憚志噫疇比烈者與嘉
受公福庇久數年來寇屢傾城俱彷彿見公憑城而
坐因胆奪不敢再窺伺寇氛縱橫墮壞名城無數嘉
以彈丸獲全非公靈爽懾之當復何似率嘉民展拜
見廟久勢寢倡興修飭俾嘉民得世瞻仰賴藉無諼
也

嘉祥尹張公殲虎記

董方大

邑小青山之麓有虎焉人傳自金鄉來者一時途之
人驚相告曰有虎有虎在山之隅或信之或疑之或

信且疑者半俄見里人無少長自山以西嘻嘻然操
兔置呼群犬而來以爲是物之可以網羅得也比至
虎咆哮而起聲振山谷其氣上浮若白虹之貫日須
臾捕數人無異猫之捕鼠然于是犬相與垂首曳尾
逃匿深谷中人棄兔置而奔于石巖之上途人望之
却走或棲于木或伏于塹無不相顧錯愕駭然色變
嗚呼雄哉語云山有猛虎藜藿不採果驗已而邑令
聞之從容策馬以行顧從者而言曰余觀君子之制
凶人也緩制之則可以驅除而無難急制之使窮
無所之于是凶人之計狡而氣盛則其焰益烈故
勢益鷓張而卒不可制非惟不可制且肆其反噬而
有中傷不可測之害今余于虎亦云既行去虎所里
許欲候其定設檻械之虎須臾由小青山下南行令
尾之虎徐馳至郭家村入一室中令率從者持弓矢
荷戈矛從事須臾虎乃殲至曠邑令歸諸生成揚言
以賀令曰諸里人之力也諸生曰不然竊聞之天下
爪牙威烈之物逞逞攻擊之不勝而後反爲其所傷
者莫不起于攻擊之太驟而無所以勝之之術當虎

咆哮小青山時亦既氣凌萬夫以故衆志奪焉是以
張皇奔潰而計無所之迨吾師至而故緩追之緩之
而終至于必勝者何也以其不急于撓虎之怒而從
容馴致則其氣又蓋乎虎之上矣此所以須臾殲之
不難也若里人者又愚乎哉何力之有焉邑令起辭
諸生乃揖而去邑令爲誰姓張氏諱太昇遼東人時
順治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也

銘

麟臺碑銘

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貺感
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剥喪民罔攸歸于是文王以有
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鳳鳴于岐洎周德
凌遲道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
憲章聿修故麟見于魯於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
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
風故典鬱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
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興廢之運知作者在已位不
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

未喪斯文也乃綴絕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配爲典章
擘五常之龜鏡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
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賜嘉瑞光照厥功故周敬魯
衰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爲王法之噐魯國
爲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噐鼓仁義爲舟航權
褒貶爲篙楫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
稱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于天下而信于智者法
不著于當時而著于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土得
三家之衆與興王澤霑及烝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
矣豈復厄于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之道不彰麟
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
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于季孟靈瑞之出也
得其時則名薦于郊廟不得其時則身懼于殘天是
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及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
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于陳蔡獲麟于大野
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
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敢有故示人以疑之故也
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乎鄆停驂

訪古經獲麟之舊壤感先聖之不遇徘徊周道乃作
銘曰二儀既闢三象乃垂聖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
文武下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爲來哉周雖不綱孔子
實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反邪歸正吁嗟
麟兮克昭符命聖典時合化行位尊苟或乘戾身窮
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嗟麟兮孰知其昏運極
數沒德至時否楚國浸廣秦封益侈墻仞迫阨崎嶇
闕里吁嗟麟兮靡有攸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麇出非
其時麋鹿同群孔不自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
何云

青山禱雨銘

廬江湯節

漕運叅將

距濟寧西五十里有邑曰嘉祥邑之南十五里許有
青山山有惠濟公廟凡遇水旱螟蝗人咸于此禱焉
罔不響應由是謁謝者無虛日正統八年四月初臨
濟以南天氣亢旱田禾枯稿河道淺澁漕艦難行節
忝奉命總督乃令沿河郡邑禱求雨澤卜于五月十
二日濟上設壇躬伸懇祈遣州衛官徑行廟前龍井
投詞取水次日果獲大雨秋成有望漕運亦得通行

爰潔牲醴于是月十六日詣青山廟躬謝並刻石以誌其歲月云銘曰青山之巔有廟巋然惠澤瀰瀰利濟綿綿官者祈禱靡間後先節顯奔謝匪媚匪愆禾稼敷秀亦通漕船綴辭曉石神惠遠傳尚與孚澤祚國末年

義士張懋學誌銘

孟津王鐸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聞諸縉紳嘉祥有勵益先生張君居丹鳳山下其行潔孤特人爲文輿聲蔚蔚以數音不第君尋亦厭棄之予嗣與君之子百嶼游善又益知其尊人挺挺局

尙忍物而接和萬人惛一人砥難矣百嶼走使千里乞誌于不佞於戲式高有子而修練要張君豈終不遇耶按狀君上世洪洞人明徙東三世業儒其表表著聲者君父翔梧公好陰行善不爲猥狡橫厲廣文霑化董道論長山歸授毛詩于家勵益君肄之不息且承志弗敢替有孝聲爲文類倜儻雄長非齷齪伍也而儕偶多忌之君獨歛然以應鄉輒比君仰而嘆曰藝之罪哉人之造有時發有地也君以三世皆單傳族屬踈君念之曰葛藟猶庇其本根若之何其貳

之母乃有流心乎伏臘時饑篋收族訓典且曰族類
比義敬則洽不則赧於是族人翁而惇篤于君不知
其他廣文君色喜因進飲食曰有子能封殖吾家予
老人可以安厥志矣遂臻大壽里中紛角者君解之
引手急難俾歸衍適無相怨因也亦無德色年荒赤
米市無困鹿多虛公嗟曰吾忍爲穀藪乎天降凶饑
而修和者補救之固其所也遂多所周人悅有慙鹿
聲君五子手授經講之令濟其義曰文藝也情摯不
可不精色玉無光則石也孺子其勗諸時多謠諑倒
上以事餽君而陰實鈎刺陽假酒作氣數數媢罵以
坎廩君君第忍焉結緡自持曰蜂虻有螫不可構也
無論構之勝不勝懼以傷先人之志而且釁相尋無
已時惡乎可守尺咫安人則何不示人以廓弘蕃撫
耶其後疾人亦自傲無他言人以遜聲歸君癸未冬
百嶼成進士鄉里族黨與二三齟齬者咸來賀曰勵
益君耦而墾圳耦必獲獲必食餼誰謂練要終不遇
哉君亦大飲月餘痛飲中痺六載伏枕褥將受封如
百嶼官未幾終於戲此之謂勵益先生乎不佞恨未

見然其孤潔修和可以善躬作懿處有能施處逆不
攫要其中固有以勝之者忌人之牴牾非適以效攻
玉于君與奕耀于後聲聞無沫先生何缺之有斯不
佞之所以憚然于誌也銘曰行也者若根之苞絡和
也者若鐘之諧樂獨厓以韜象吉用招蟬聯子孫允
蹈厥祖疇斯允斯景哉塚土

傳

烈婦滿氏傳

氏隨翁任死于安慶府傳已載安慶志中故正傳不載附記于此

安慶鄒之彥

烈婦滿氏山東嘉祥人祖以廩生游太學父不盈邑
庠生滿年十六歸同邑杜養朴杜故世儒家也滿閑
於教訓起居出入以禮中饋之暇則習女紅曰此婦
功也曷敢曠歲庚申翁杜觀光以明經教授安慶府
跋蹠且千餘里滿偕其夫請于翁姑得隨行蓋翁姑
垂老冀昕夕視養爲慰耳明年辛酉翁倦勤謀歸而
餼不繼居官舍未果行至十二月夫朴偶染疫滿廢
盥櫛侍湯藥時慰語曰是易調者母怛久之益篤滿
請于天願以身代竟日夜匡倚雞骨黥面不怠翁若

姑皆改容起敬滿察夫無生理涕泗交頤為夫易衣
 履畢拜床下向夫叩頭者四夫竟不起入夜翁姑痛
 極兼以理喪具勞瘁滿獨乳其子女俾寢熟解衣帶
 自經于棺傍家人莫覺也向曉翁姑來視始見為之
 慟絕滿時年二十二歲遺一女方二週一子僅八月
 贊曰烈婦之見於載籍者多矣然或有所激未有信
 心若斯者也夫死矣子女依依翁姑方起敬必能終
 志無激也而死者尚煥生者已灰一燈熒熒兩骸忽
 忽嗟乎烈哉方其拜床下也明終也曰此吾畢命日
 也其乳二孤也志絕也曰此吾未訣日也慷慨從容
 即丈夫者亦且難之嗟乎野乘勿替彤管攸芬吾於
 滿氏無遺憾矣

贊

宗聖章服贊

宋張齊賢

同平章事

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洙泗推賢服膺授旨
 終身拳拳封巒飭贈未耀青編

宗聖小贊

明李天植

曹濮兵憲

道遠之器壁立之儀魯哉參也誠以自持一趨一步

範我驅馳身肩道統跡印宣尼

萊蕪章服贊

宋丁謂權三司使

侍坐魯堂各言其志含瑟而對超乎冉季浴乎舞雩
歌味道義遇我慶成錫壤進位

萊蕪小贊

宋御製紹興十四年

惟時義方有子誠孝怡怡聖域俱膺是道莫春舞雩
歌味至教師故與之和悅宜召

孔曾授受圖贊

李天植

聚彼群賢姁才與質七十三千惟曾入室省身者三

貫道則一貫若江河道若星日衣鉢宣尼曰顏與匹

宗聖請所與圖贊

李天植

孝也養志奚必美炙若以口體風焉斯下先意承之
方舜之駕然諾家庭聲高太華

宗聖耘瓜圖贊

李天植

涉彼瓜田栖遲芳甸莫莫綿綿曰蓐與蔓薜之穰之
鳥集其冠悞斬其根勞而不怨孝哉曾子為史所讚

宗聖祿三釜而喜圖贊

李天植

捉襟曳縱孰與曾貧焉金鳴玉天子不臣三釜之祿

迺逮吾親，修澧既其芳。冽亦陳喜可知也。樂以天倫。
宗聖祿三十斛而悲圖贊 李天植

羊棗不御風，木在林報容。絕粒讀禮沾襟粟，三十斛
感慨彌深。齊遺軒蓋，楚謝纓簪。豈不事君，未言在心。

宗聖啓手足圖贊

張居仁 城武尹

病者不病，乃東其首。曰啓予足，曰啓予手。身體髮膚，
毀傷何有。有人各有身，嗚呼當守體。受全歸是謂不朽。

宗聖易簣圖贊

張居仁

弘毅之德，守而不惑。大夫之簣，美晚以飾。彼執綱者，
愛人以德起而易之。從容反側，得正而斃。兩楹是則

詩

五言古

秋胡詩

宋顏延之

琅琊人金紫
光祿大夫

倚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壞，自遠每相匹。
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
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燕居未及歛，良人顧有遺。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
戒徒在昧且，左右來相依。驅車出郊郭，行路正逶迤。

存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
原隰多悲涼迴颺卷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
悲哉游宦子勞此山川路

迢遙行人遠宛轉千運阻良時爲此別日月方向除
孰知寒暑積僂俛見榮枯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
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
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

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年往誠思勞路遠濶音形雖云五載別相與昧平生
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
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石聲

高節難久淹竭來空復辭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
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
美人望昏至慚嘆前相持

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
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嘆

慘悽歲方晏日落游子顏

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自昔在光塵結言固終始
如何久爲別百行愆諸已君子失明時誰與借沒齒
愧彼行露詩其之長川汜

秋胡行

晉傅玄

秋胡納令室五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冷冷守空房
嫵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憂來猶四海易感難可防
人言生日短愁者苦夜長百草揚春華攘腕采柔桑
素手尋繁枝落葉不盈筐羅衣翳玉體迴目流彩章

君子倦任歸車馬如龍驥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
行人悅令色借息此路傍諺以逢卿喻遂下黃金裝
烈烈貞女忿言辭厲秋霜長驅及居室奉金升北堂
母立呼婦來歡情樂未共秋胡見此婦惕然懷探湯
負心豈不慚末誓非所望清濁自異源鳧鳳不並翔
引身赴長流果哉潔婦腸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

題靈應侯壁

宋謝文琮朝奉大夫

閔雨餘三月禱之奚不勤自宮以徂廟官僚咸駿奔
陰雲從北來溟渤欲併吞風伯逞豪強一扇四紛紛

火雲復得意烈日不可存
谷苗枯欲死農夫愁莫分
太守號牧民如何誠不聞
閏五月初十齋戒絕羶葷
三鼓走青山精意求其伸
寧應夙有靈意已達諸神
雷電驅雲師風雨來逡巡
是夕大滂沛盈尺遠近均
不待太守至惠澤沾斯民
斯民蒙侯恩何以報其仁
太守脫罪戾何以謝穹昊
謹躬詣祠下再拜陳其因
仰戴神明威悃悞詞不文

登前山

天台婁奎

我本天台人山水稱淵藪
生平性頗僻愛山如愛酒
華岳數萬丈摩空逼牛斗
五笥屹天南瑤臺羅邑右
天柱與烟霞眼中無匹偶
寒明轟兩岩相對參前後
芙蓉千朶強不暇云某某
擲地作金聲賦落公孫手
春風壯勝遊一步一回首
挾策來嘉祥奇峰相結紐
大者老龍驤小山群馬走
蜿蜒起且伏崢嶸九十九
愛山復得山恍疑逢故友
掀髯發長嘯獨立山頭久

一寄亭

太康李輔

山外復有山峰勢逞奇特
一番晚雨過蒼翠饒顏色
公餘試登覽坐看雲生石
臨風發長嘯滿懷春拍拍

節婦吟爲于中卿女作

朱應遇

閩人本縣尹

古道日已遠，
輜舟獨遺芳。
偉哉于氏婦，
抗志媲共姜。
引經非矯激，
聊以寫盡傷。
夫病不復甦，
此日誓俱亡。
皦爾白駒志，
磷然金石腸。
日月懸炯炯，
江海流泱泱。
貞魂永不磨，
與彼並爭光。

七言古

秋胡婦

無名氏

與君結髮爲夫婦，
君去宦遊宛丘下。
恩情五日別，
五年燈火寒窓幾。
長夜鶯聲春老盡，
事忙携筐亭午採。
園桑黃金戲妾誰，
家郎妾心肯逐東風忙。
葉未盈筐，
忙忙採阿姑，
忽報迎夫婿。
歸家一見起驚猜，
面目棄金輕薄輩。
君心無妾妾有夫，
君心無妾妾有姑。
有夫無妾妾不恨，
有姑無母君何如。
洋洋河水中，
有魚憤然棄姑殞。
其軀但愧世間夫婦如秋胡。

採桑賦

無名氏

採桑採桑復採桑，
妾身不逐春風忙。
高堂阿姑髮如霜，
夫婿蹉跎天一方。
妾身不文亦不武，
如何朝夕供甘旨。
年年辛苦把蚕桑，
夜夜勤勞向機杼。
明朝又向

桑間行猗猗桑葉如雲屯南枝採盡北枝好忽聞寶
馬嬌嘶聲寶馬嬌嘶何處客玉勒金鞍壯行色南來
下馬氣如虹笑談便把黃金擲妾視黃金輕若無黃
金雖好非妾圖問君既是遠行人君家寧無採桑婦
行客聞言慷慨悲據鞍上馬行復吟回首夕陽驚天
晚一筐兩筐桑葉滿阿姑歡喜出門迎聲聲報道秋
郎返妾心還喜還自疑驚憶桑林過客時入門堂上
一相見已是棄金輕薄兒問君棄金何如此棄妾棄
金復棄母棄妾寧爲不義夫棄母安能成孝子義夫
孝子君不爲妾身羞與長相隨門前流水清如玉妾
身願葬江魚腹但期萬古與千秋江水長流妾心足

五言律

平山廟

唐王

一躋平山廟恍憐潔婦人守節惟勤絰存貞豈污金
煌煌雲下月皎皎水中冰浪洎千金體香留萬古名

一寄亭北眺

周詔邑訓導

顧瞻亭北景咫尺有橫山盤石封蒼蘚高峰聳翠環
色呈春雨後氣靄夕陽間但欲耽清趣何辭日往還

過晁錯墓

周瑯 山東副憲

西京方鼎盛公獨切憂危削地謀真銳籌邊知未遺
禍成袁盎譖幾在若翁知故里荒丘合穹碑亦自歎
望澹臺山 前人

昔賢棲隱處野迥見孤山遂擬澹臺號應從秦漢間
林暗溪氛合沙暄石溜間垣頽知茂草望爾欲摧顏
過武城舊墟 前人

村落餘烟火民傳舊武城空懷言偃政寧識管絃聲
怪石叢岩出荒林野岍平江山莽陳迹撫念自崢嶸

琴堂

慈谿顏鯨 御史

古堂不可見聲留一鳥飛龜山傳得操沂水剽來稀
月似知音照風疑馭韻微遠思拂絃處情境是耶非
謁魯廟 大梁連標 山東巡按

乘驄過魯甸持斧振齊風曉日登臨處巋然曾子宮
松杉禋祀遠俎豆歲時同伏謁崇祠下香生白簡中
再謁宗聖祠有感 梁棟穉 邑人

不到宮墻日於今二十年鬢鬢依歲改夢魂逐山顛
瞻拜長松下低回茂草前何曾逮祿養我亦淚潸然

七言律

再過嘉祥

河津薛瑄山東僉憲

使旌兩駐獲麟臺秋色蒼茫積雨開一帶青山連縣郭幾家茅屋接蒿萊山川自古曾呈瑞鄉邑於今豈乏才却愧白頭巡歷遍使人寧不重徘徊

懋萌山小亭

新安呂繼祺兗州司理

淡淡晴烟薄薄衣東風醉數百花稀曾經細雨收紅陣又見清暉帶翠微一抹餘香杯底度滿空狂絮眼前飛時人不信春光盡道是尋春未肯歸

登萌山

沔陽童承叙編修

石磴松崖覽大荒萬家烟火入蒼茫春雲鎖樹來官道山鳥啼風過女墻短碣寺前頰極目踈鐘樓上幾迴勝凭欄遙指東山望千載誰能小四方

春日遊萌山

爽璋邑人

舊好新盟惟是山行行差足破愁顏雲生杖下疑無路雨濕襟頭訝有斑石蹟蒙蘚還可讀草芽出地不須刪十年塵土今初洗此際誰云仍世間

春日登萌閣壁上詩

梁棟稊

危磴峻嶒萬仞長憑高此日晚蒼蒼兩舍積潤嵐光
媚風度餘寒澗道涼壁上殘篇人已去峰頭長嘯興
猶狂年來白髮侵客鬢莫遣牛山淚惹裳

清明日遊萌山

黃之芳 西鄆人

但得出門徑自通春光變幻肯相同山坳忽轉偏逢
兩亭子久留欲御風曲曲幽尋迷杖屐遙遙遠望失
西東誰家城外屋如畫綠柳柴門映小紅

萌山偶興

高牛光 邑人

偶乘豪興喜登臨踏石穿松信口吟四望煙村圖畫

古遙瞻溪水影光深幾羣野鷺輕飛野數箇林鶯巧
啣林靜對白雲風舞袖醉歸山榻弄瑤琴

謁魯廟

廬陵陳鳳梧 山東
巡撫

南武山連舊武城巍然廟貌拜先生道聞一貫傳心
遠經述三綱翼聖明啓手至今封馬鬣耘瓜而後記
鴻名萊蕪祠下重瞻仰沂水春風聽鳥鳴

謁魯廟

縉雲鄭汝璧 都御
史

山城一望路平沙魯子祠堂落日斜俎豆從容論薦
棗隰原廻合謾耘瓜烟橫闕里縈三水峰拱防尼儼

二華悵望千年吟眺處依然雲樹亂鳴鴉

其二

迢遞崩山帶古城依然遺像肅精誠登歌似欲聞金
奏瞻拜還疑見斗橫事見神契援洙泗由來留後死楚齊
歸去失先生耘瓜臺上凭欄處誰識千秋萬古情

謁魯廟

橋李姚思仁御史

武城湊沉舊臺荒闕祀長臨大道傍伏臘村翁空里
社東南文物足冠裳天垂象緯虹猶赤地劃經文玉
自黃事見孝經誰謂賢關那可到自憐堂奧得廻翔

拜魯墓

長洲沈鍾提學副使

兩餘芳草露英英高塚巋然對古城黃土一杯哀問
氣青山千古毓靈明表章世世開蒙晦啓迪人人展
孝誠稽首斜陽遐慕遠悠悠今昔最關情

魯墓

桐鄉顏俊彥廣州推官

荒城遺蛻卧松楸目斷修文賦玉樓人傑豈隨蒿里
逝地靈原共日星留臨風尚訝翔麟鳳望氣還驚掛
斗牛頌德自慙空後死却忻血食在千秋

九日拜魯墓

宋澄邑人

蒼翠烟含勝氣留山輝璞韞武城頭松楸浥露常干
日碑碣凌霜幾傲秋正學千年忻紹述真傳萬古快
淵流叻陪幸逐衣冠後仰止高風樂遨遊

題惠濟公廟

宋陳良 濟州通判

巨靈此地簇群山中 有神祠倚翠巒風轉曲巖無虎
嘯雨生幽井有龍蟠烟嵐掩映朝陽曙古木陰森夏
景寒爲愛林泉歸意懶臨行上馬更重看

遊青山有感

王清 指揮使

山簇芙蓉紫翠重巖前古廟倚長松陰廊碑斷蒼苔
合空洞雲歸碧篠封爭樹有時喧鳥雀殷雷無地走
蛟龍題詩却憶登臨日曾醉烟霞落日峰

收雲寺

黎陽朱應轂 東阿

僧家樓閣倚青山一水溶溶檻外園日轉高峰雲歛
袖雨晴曲徑石生斑坐看村樹斜陽下醉聽隣鐘碧
漢間雅興不妨歸去晚夜隨漁火渡禪關

七言絕句

題萊蕪侯

婺源朱熹 徽國公

春風初成麗景遲步隨流水玩晴漪微微吟緩歸來

晚一任輕風拂面吹

嘉祥元宵

薛瑄

行臺北面是蒼山雪雨風生分外寒
又值元宵春一度只燒紅燭伴清懽

觀風亭

曲安劉榮嗣 總河

小憇山亭日欲斜自將活水試新茶
輕香續續來庭院不斷風吹棟子花

登蒹山

上元周儒 本縣尹

九十九山城赤城長風吹浪白霞生
夜深乘月看黃

鶴對面青山繞郭行

登一寄亭

宋行可 邑人

挑酒尋芳已暮春雨餘幽壑淨無塵
登臨一嘯襟懷潤眼底浮生總未真

澹臺山

鄭瑛 本縣尹

一林黃葉半天秋山自巖峩水自流
多是主人歸未得無邊風月許誰收

圖



